

冰蓝纱

[冰蓝纱·著]

倾城乱

CHU GONG QING
CHENG LUAN

【下册】

若他不是权倾楚国的楚定侯，
若她不是亡国的华宫妃子，
一切会不会更加美好，谁也不知道……

倾城乱

CIS
湖南人民出版社

57
:2
758



[冰蓝纱·著]

倾城乱

CHU GONG QING
CHENG LUAN

【下册】

CTS
PUBLISHING & MEDIA

湖南人民出版社

目录

【第二十四章】玉生香
..... 002

【第二十五章】云香宫
..... 014

【第二十六章】各自计
..... 026

【第二十七章】孕龙嗣
..... 036

【第二十八章】放涂氏
..... 047

【第二十九章】点鸳鸯
..... 057

【第三十章】静国寺
..... 067

【第三十一章】妇人心
..... 077

【第三十二章】附子粉
..... 088

【第三十三章】芳魂归
..... 099





【第三十四章】是与非
..... 110

【第三十五章】曲动天
..... 121

【第三十六章】见大红
..... 132

【第三十七章】菊蟹黄
..... 143

【第三十八章】布天网
..... 155

【第三十九章】废柳氏
..... 165

【第四十章】勾诬陷
..... 175

【第四十一章】冬风煞
..... 186

【第四十二章】斩情思
..... 196

【第四十三章】争储位
..... 206

【第四十四章】大结局
..... 225

前情梗概：

欧阳箬——华国高高在上的淑妃，却在国破之时失了家国。一场误会，她被推入权倾楚国的定远侯楚霍天怀中。乱世中，她稚女失散，不得不依附权王，随着楚霍天回到了楚国。在异国宫廷中，她步步维艰，挣扎求生。最不动声色的隐忍，最智计百出的阴谋，异国宫廷中，她方站稳脚跟，可是随着她盛宠日隆，接踵而至的阴谋争斗渐渐浮出水面……

【第二十四章】玉生香



楚霍天来了两日，整个花延宫里上下人人谨慎万分，生怕一个疏失便被楚霍天问责。欧阳箬的病也起色不少，到了第三日已经能坐起如常了。人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欧阳箬的病缠绵几日也好了。只是楚霍天来来回回花延宫几日，又叫赵清翎给她看病，只这件就传遍了整个后宫，让不少人红了眼。

有人说她恃宠而骄的，也有人说她红颜祸水，又拿她的身世背景说事。欧阳箬也不在意，只依旧日日去皇后那边请安问早，几位相熟的妃也去走走动动。宛昭仪的肚子也大了不少，看样子胎养得十分好，她整日笑意吟吟的，欧阳箬看着也觉得高兴。欧阳箬常捧着自已抄的佛经敬献给皇后，她的字温婉秀丽，皇后十分喜欢，每每叫人装订好了，诵经时便带上。

整个后宫虽然暗里波涛不断，但是面上却是一团和气，转眼就到了大寒时节，皇后开了个家宴，因楚霍天不喜铺张浪费，这后宫家宴便十分简单。只叫了后宫的妃子一起在那日家宴上喝个暖冬酒，听宫里的歌舞司献一两支曲子便是了。

那日欧阳箬着了一件碧水天一色长裙前去赴宴，她那裙子为尚服局的为她新制的，只因楚霍天一句“你这几日病了都瘦了许多，那衣服便叫人重新裁便是了”，第二日便有女官过去为她量体裁衣，制了五六件新衣。因欧阳箬觉得自己病色未褪，便拣了这件素色的。

她这条裙子领子为扇形立起，将她柔美的脸部线条衬得精神许多，整条长裙妥帖而不显得累赘，听说尚服局的宫女说里面填的是鹅绒毛，又轻薄又保暖。果然一穿上就很好地勾勒出她纤细有致的身材。长裙上绣了烟绿色绿梅，一朵一朵，缠枝而开，十分素雅清淡。她又披了一件同色缎面披帛，上面绣了千山雪景，缥缈大气，素雅淡然中又隐约有种江山大气在其中。她头挽了惊鸿髻，不着金步摇，两边只各着了两只碧玉簪，其余便插了几朵掐银丝珍珠珠花，妆容妥帖，清雅难言。

一进皇后的中宫，便觉得热浪扑面而来，十分温暖。两边的位上已经坐了几位妃嫔，正拿了各色点心瓜子在闲话聊天。见欧阳箬进来，不由都盯着她看。见她穿了新衣，不由眼中妒色深深。欧阳箬趋前向皇后行礼，又向几位妃请安了下，便坐在后边席上。右边便是李贵人。李贵人与她交好，欧阳箬也十分喜欢她的直爽不讳。只是今日却见李贵人

面色有些发白，似不太舒服。欧阳箬忙问道：“李妹妹可是生病了？”

李贵人勉强挤出笑来：“这殿里炭火旺，觉得闷得头晕。”

欧阳箬点点头，忙叫宫人将这边的窗子开了一小缝，李贵人感激一笑，精神又恢复了一点。

宴席开始，皇后见欧阳箬坐得远，忽然道：“柔嫔可要上前坐？正好与本宫说说话，坐得太远了反而不便。”

欧阳箬扫了一眼席上，自己如何能上前去？任坐在谁的身边都是错。忙低头道：“臣妾惶恐，位份不敢逾越，皇后娘娘若有召臣妾便上前去伺候左右。”

皇后见她态度谦卑，也笑了：“也罢，你大病初愈，怎么能要你伺候本宫。”

柳国夫人却笑道：“也就欧阳妹妹得人可怜，难怪皇上喜欢。”皇后也道：“是呢，不像那位，不把我们几位老人放在眼中，最后得了报应。”她说的便是徐氏。

柳国夫人勉强一笑，不再言语。第十道菜上来，是一道清蒸鱼。欧阳箬自小在南边，眼见的在这楚地隆冬时节有鱼，不由奇道：“怎么这时节冰天雪地的，竟有鱼可呈上。”

旁边的李贵人笑道：“柔嫔娘娘不知，只要在河面上凿个洞，鱼便能集聚而来。抓鱼十分简单呢。”她说完，那风一阵吹来，一股腥膻之气熏得她不由得“呕”的一声，竟然将先前吃的东西吐在一边。

欧阳箬大惊，忙叫宫人递帕子，端水收拾。皇后闻得这边声响，忙问道：“怎么了，是不是着了凉？”

李贵人见自己殿前出丑，羞愧不已，正要谢罪又是忍不住一阵干呕。殿上的几位妃都是过来人，柳国夫人皱了眉头轻声道：“许是害喜了。”

皇后娘娘猛地醒悟过来，忙传彤史，又连声唤太医。欧阳箬心中也是雪亮，忙低声问：“妹妹月信来了没？”

李贵人吐得眼泪都出来了，正接过宫人的帕子净面，闻言倒是愣了，摇了摇头。欧阳箬便知此事八九不离十了。果然太医前来，诊了一会便向皇后告喜。

皇后正翻着彤史，闻言笑道：“不错，已经有一月有余了。李贵人真是好福气。来人！赶紧报皇上知晓。”

此语一出，底下的妃嫔亦是赶紧向李贵人道喜，又有伶俐的宫女内侍赶紧去向皇后道喜。李贵人面色潮红，只低了头喃喃，往日的直爽却是不见了。欧阳箬离她近，李贵人羞涩地朝她一笑握了她的手。欧阳箬亦是向她笑着道贺。

皇后心情大悦，笑道：“快来人，将李贵人的席子抬上来，本后要与她好好说话。那些腥膻的菜也不要上，上些爽口的给李贵人。”

当下便有宫人搬了她的席子上前。席上因李贵人的有孕而越发热闹了。去传消息于皇上的内侍也回来了。奉皇上的口谕封李贵人为充华，赐号为“玉”。众人都跪下接了旨。一场宴席众妃嫔吃得是各有滋味，欧阳箬用了些，看了时辰差不多，与宛昭仪一同辞了皇后出来。

宛昭仪摸了自己的肚子，看了外边夜朗星稀感叹道：“没想到李贵人也怀上了龙种。”

欧阳箬由宛蕙披上了狐裘披风，又在怀里塞了一个暖炉才笑道：“应该改口叫玉充华了。”宛昭仪笑笑：“也是，就欧阳妹妹的脑袋转得快。”

欧阳箬一笑：“宛昭仪何必感叹呢，再过三个月，姐姐也该临盆了。”

宛昭仪挽了她的手，出了偏殿忽然轻声道：“妹妹也该为自己好好打算打算，再说皇上这般喜欢你，应该再孕也不难的。”

欧阳箬心里一叹：子嗣，哪是能随意便有的呢。

随即她回过神点点头谢道：“林姐姐提点得是，不过这事急不来的。”宛昭仪扶了她的手慢慢走着。

她一边走一边道：“要不叫太医来帮妹妹你调理下，家父有位学生，在太医院里面当差，听家父说他人还算可靠，要不叫他来给妹妹看一看？”

欧阳箬心中感动，拍了拍她的手道：“难为姐姐为我着想了，妹妹实在是惭愧。”

宛昭仪带着满足又摸了下凸出的肚子，里面有她全部的希望与未来：“谢什么，姐姐妹妹地喊着，我是真拿你当亲姐妹看的。这后宫能有这份情也难得。”

她说完上了轿子，对着欧阳箬温柔笑了笑，由宫人抬着走了。

欧阳箬看着她一行人渐渐远去，才上了肩輿。到了花延宫，欧阳箬梳洗下便散了发髻靠在榻上，宛蕙端了一碗药汤进来，欧阳箬一闻，皱了眉头道：“姑姑，你怎么也学外边的人给我喝这些苦药。”

宛蕙叹一气：“娘娘这般聪明的人也不需奴婢再说了，赶紧怀一个才是正经。没有子嗣就怕皇上的宠爱不长久，再说有个皇子帝姬的，以后娘娘也有个依靠。”

欧阳箬放下手中的书册，她的身份从来都是一个极大的障碍，从踏入楚地的第一天起，她就提醒自己万不可错一步。可是如今，真的要为他生儿育女，就算凭借他对她的宠爱是不够的。

她不由陷入沉思中，烛火被宛蕙轻手轻脚地挑熄了。屋里又恢复一室黑暗。她辗转反侧又忆起那日甫入宫，楚霍天带着她上了问天台，夜也如这般黑，可是她分明能看见他的眼眸灿若星子，里面的柔情直欲将她溺毙。

楚霍天对她算得上是好的。可他是帝王，后宫佳丽不计其数。欧阳箬苦笑了下，说来说去，到底是自己不能全信了他的心。

第二日一早，欧阳箬照例去给皇后娘娘请安，却不见玉充华过来。皇后笑着对众人道：“本后见她初孕，便免了她早起请安之苦。”

底下的人闻言，妒色的有之，不平的有之，欧阳箬并不插嘴。回到了宫里，却见鸣莺迎了出来道：“娘娘，玉充华身边大宫女紫珊姐姐过来了，说玉充华请娘娘过去喝茶。”

欧阳箬身边的香叶嘴快，不平地哼了一声：“平地里倒是她来给娘娘请安，怎么怀个身孕就这般金贵了。”

欧阳箬轻拍了她一下，作势微怒：“就你小蹄子嘴快，以后还敢这般说人，就罚你天不亮起来扫雪。”香叶吐了吐舌头，忙称不敢了。

欧阳箬细思了下，再看看天色，对宛蕙道：“去备份礼物，等等下午再过去。”宛蕙忙应了。

到了下午，欧阳箬睡了一觉才过去。天色正好，风也没有刮得那么紧。天上的金乌暖暖地照着，十分舒适。她只带了鸣莺与德轩，捧了礼物前去。到了玉充华的住处暖春斋后，便有个机灵的小宫女在门口处迎了进来，她请安后道：“我家小主就等着柔娘娘娘过来呢。”

欧阳箬点点头，随她进去了。玉充华正半躺在美人榻上歇息，身上着了一件排色的家常裙子，上面绣了小碎花，十分素淡，但却衬得她的面色如春。

她见欧阳箬进来，连忙上前见礼：“婢妾给柔娘娘娘请安！”说着便要福下去，欧阳箬赶紧扶起她笑道：“怎么这般见外呢。昨日还未给你好好道喜呢。本想等你清静些再来的。”

玉充华握了她的手往里屋走去，闻言叹了一口气，语气虽轻，欧阳箬却听见了。她面上有一丝忧虑，却笑道：“柔娘娘娘过来帮婢妾看看该怎么回礼，几位娘娘送的礼都叫婢妾难办。”

欧阳箬便随她进去了。到了内屋，玉充华见宫女没有跟进来才握了欧阳箬的手忧虑道：“姐姐，这没外人，实话说我可愁死了。怀着龙种就跟怀个什么似的，多少双眼睛看着呢。”

欧阳箬拿了茶盏轻抿一口才笑道：“李妹妹年纪小，又是第一胎，难免会想得有些。”

玉充华心直口快，见欧阳箬笑语晏晏不当一回事，有些急了。转身从核桃木柜子里拿出一个红绸包袱，在欧阳箬面前摊开。

“姐姐你看看，这可是皇后打赏下来的，你瞧瞧她到底什么意思？”玉充华指着那堆金灿灿的事物问道。

欧阳箬一看，不由面上惊诧：“怎么赏了这么多？照例可不是这么赏的。”

只见包袱里面有各色金镯十几对，一看就是上好的玉镯子十几对，还有金簪，象牙玉梳等等不一而足，这分量真是太多了，而且楚霍天最近正大肃贪腐，又令后宫节俭裁了用度，身为皇后本已是带头做起了，为何又赏了那么多东西下来，实在令人费解。

玉充华清秀娇美的面上闪过烦躁道：“昨夜宴席过后，皇后又留着我说了些话，那些话怪怪的，我听了便是不舒服。”

欧阳箬问道：“皇后说了什么？”

玉充华侧了头苦想了一阵，才道：“皇后说了她生子艰难，似不能再孕了，又赞我年轻貌美，总之她语气怪怪的。”

欧阳箬一听，忽然推了那堆事物冷笑道：“那我明白了，皇后是想等你生下龙子，便

过到她膝下养。”

玉充华一听，顿时面色如雪，回过神来便拿了那包袱就要往地上掷，欧阳箬眼疾手快，连忙一把抢过轻呼道：“拿东西出什么气？”

玉充华红了眼怒道：“我当为何对我这般好，原来是存了这么个心思。难怪昨夜我听得一团糊涂，原来竟是拎不清她的歹毒意思。哼，拿这些破铜烂铁要来买我李盈红的骨肉。我呸，她想得美！”

欧阳箬将那包袱包好了，放在一边，叹了口气道：“李妹妹心中愤怒是自然的，只是李妹妹有没有想过，即使是你再连升三级还是不能亲自抚养皇子帝姬的。”

要亲自抚养皇家血脉起码要从五品以上，玉充华再升也没那么快的。

玉充华一听，顿时若被抽了骨头跌在软榻上，含了泪道：“难道就没办法了么？”

欧阳箬亦是一叹，哪里有什么办法，楚霍天向来对后宫之事不上心，三位新人侍寝了好几次都只封个虚无的封号，位份也没有提一提。如今这李贵人也才因有孕才升了位份，她想着都替玉充华叹一声。

玉充华红着眼却无一颗泪落下，欧阳箬冷眼看她倒是有几分倔强，只得随口安慰她道：“李妹妹别难过了，船到桥头自然直，再说皇后有这份心，别人自然不敢动你。所以在你临盆前都是好好的。”

再说，由皇后做孩子的嫡母，皇后娘家又是楚国大世族，以后这孩子的前途可不是一般皇子能比拟的。这层意思还是要靠她自己领悟，欧阳箬见她在气头上，不便再说。

正要劝她几句，玉充华忽然眼睛一亮：“要不将来孩子出生后给姐姐可好，我瞧姐姐就是个知书达理的，可比那些毒妇好多了。”

欧阳箬一愣，苦笑道：“妹妹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妹妹难道不知我是华地之人，你的孩子若跟了我，还不指定被人欺负成什么样呢。”

玉充华闻言又是一愣，看着她又是愧疚又是沮丧。欧阳箬安慰一笑，见天色不早，不便多待便辞了她。临出暖春斋她若有若无地提了一句：“这子嗣大事李妹妹还是需向高堂说下才是。”

玉充华眼一亮，她父亲可是楚霍天帐下号称“铁胆”的李风将军，将门虎子一干军中栋梁，若向楚霍天施些压力也许事情有回转的余地。欧阳箬见她了悟，抿嘴一笑，便告辞了。

到了花延宫宛蕙见她回来了，忙迎了出来，笑道：“方才李公公过来了，说皇上今夜要过来歇息，奴婢正打算差人去请娘娘早些回来呢。”

欧阳箬照例是梳洗打扮，简单用了晚膳等着楚霍天来。到了月上中天，欧阳箬已困极，才听见门外有龙辇的声音，欧阳箬赶紧与宛蕙迎了出去。外边寒冷，一打开门冷风就灌了进来。楚霍天一身玄色龙袍，外披一件同色熊皮大氅，长身修立，搓着手走来。欧阳箬忙与众人跪下迎驾。

楚霍天趋前几步，连忙将她拉起：“外边这么冷，怎么就出来跪迎呢？”

欧阳箬起身挽了他的手笑道：“皇上处理政事到这么晚，臣妾出来迎也是应该的。”

楚霍天笑着看了看她，挽了她进门。李靖才进来，身后跟了几个小内侍，摆上菜肴碗筷，一盘盘犹带热气。楚霍天由欧阳箬解下外袍，笑道：“实在是无法，最近奏折多，又与几位老臣商量了祖祭大典事宜，因此来得晚些。你可困了？”最后一句却是看着欧阳箬的神色问。

欧阳箬抿嘴一笑，那笑盈盈似波光潋滟，美不可当。她道：“困又打什么紧，明日补回来便是，只是皇上今日似心情不错，还拿了宵夜酒水。”

楚霍天穿上家常袍子，拉着她坐下，轻声道：“今日朕问了钦天监，说真正大寒节才是今日晚上，不是昨夜，推了整整一天。这天象还真是奇特。也就钦天监那帮人弄得明白。朕命人拿了点酒水与你一起过节便是暖冬了。”

欧阳箬知道，楚地寒冷，人们便有在大寒这一天全家喝酒过寒节的习俗，以示接下来的寒冬里不怕寒冷。楚霍天说这话之时，俊颜生动，平日的冷肃与严厉都不知去了哪里。欧阳箬心中一动，忽然想起前日所思只觉得心中微苦。

难道竟是他对自己有情，自己对他无意？

楚霍天见她怔怔，忽然也叹道：“往年都是朕与子玄、慕白一起过的大寒节，没想到子玄去意坚决，朕怎么留他都留不住。还有慕白今年也不与朕过这节了。”

欧阳箬心中一恸，手心似还有他温热而绝望的泪，知道他是决心离了这楚京，与她再也无一丝一毫的关系了。

“苏将军离去有说是为了何事？”欧阳箬只觉得自己吐字都艰难了，“苏将军对臣妾有大恩，臣妾还不知如何报答与他，没想到竟走了。”

楚霍天不疑有他道：“他最重承诺，先前朕叫他帮你寻找帝姬，如今这楚国才刚稳定，他便跟朕说要去华地，一边治理华地军政，一边帮你寻找帝姬。”

欧阳箬再也忍不住，潸然泪下，果然如此！

楚霍天见她哭泣，退了众宫人，只静静搂她在怀里，他的声音清朗醇厚，带着安定人心的神奇作用：“莫哭了。朕知道你思念自己的孩子，可是你身边不是还有霖湘，以后朕与你还会有孩子，再说吉人自有天相，你且放宽心思吧。”

他以为她是思念自己的孩子。他果然……什么都不知道。

欧阳箬抬头，见楚霍天俊脸上倦色深重，心里感动，他定是累极了，可是却为了与她过一个大寒节与她说了那么久的话，她还有什么可奢望的呢。

欧阳箬思及此处，起身擦了面上的泪，强笑道：“臣妾该死，扰了皇上的兴致，臣妾给皇上布菜。”

她收了泪笑语晏晏，素手皓腕，玉颜如春，似什么也没发生过一般。楚霍天也淡淡望着她笑，与她静静过了一个大寒节。

第二天一早，楚霍天起身，欧阳箬伺候他更衣梳洗，随口道了一句：“皇上也得多去看看玉充华，她如今怀了身孕，可不同以往了。”

楚霍天“嗯”了一声，才道：“前些天看过她了，朕看她精神气还好。倒是你……”楚霍天忽然一笑，低声在她耳边说了几句。

欧阳箬的面红得跟稠布一般，微嗔道：“就皇上会取笑人！”她的羞颜如春花初绽，美得不可方物。

楚霍天哈哈一笑，搂了她道：“这有什么，改日叫太医院的大夫来给你瞧瞧，总不能落于人后。”

欧阳箬听他说起太医院，忽然想起宛昭仪说起的她父亲门下弟子在太医院当差的事，心里有了计较忙点头称是。

楚霍天匆匆去上了早朝。宛蕙进来问欧阳箬是否要再歇息。

欧阳箬摇摇头道：“去备份礼，等给皇后请安完，着人去送与宛昭仪，我要去拜会宛昭仪。”

欧阳箬亲自与宛蕙挑了礼品。给皇后请安以后，欧阳箬拉了宛昭仪一路走去，天色初晴，地上的雪干爽利落走在上面却不觉得滑。宛昭仪心情甚好，许是孩子将要临盆了。

欧阳箬笑道：“看姐姐这副笑模样，妹妹还真羡慕。”

宛昭仪笑道：“妹妹也生一个，就不用光羡慕了。”

欧阳箬看着宛昭仪一副知足的模样，慢慢道：“妹妹我也想生一个。”

宛昭仪见她想通了，握了她的手高兴道：“如此便好了。”

宛昭仪甚是热心，到了第三日，便叫了太医院的那位太医过来。欧阳箬也被请到她那边。太医来名义上自然是为宛昭仪请脉。欧阳箬进了宛昭仪的内殿，隔了一道半透明的纱帘，伸了手让他诊脉。内殿里寂静无声，针落可闻。欧阳箬透过纱帘，见那太医年纪甚轻，一副老实规矩的模样。听宛昭仪说道，那太医姓秦名智，少年游学时曾拜她的父亲学过礼，后来对学医有兴趣，便辞了他父亲专心学医去了。没想到他倒学有所成，年纪轻轻就进了太医院，做了医士，本来以他的品级是不能给宛昭仪请脉的，但是宛昭仪开口，太医院看在他老实勤恳，再加上他医术确有所长，便允了他进宫。

秦太医仔细地切了脉，低头细思了下，拱手道：“柔娘娘体质不是孱弱之相，只是偏宫寒了些不太容易受孕，若是平日多吃些牛羊肉，温补滋润，大有裨益，微臣再给娘娘开几帖药，娘娘按时服用便可。”

欧阳箬点点头，道：“那就依秦太医所言，慢慢调养便是。”

秦太医开了几张药方子。当然是不能记录在太医院医档之中，呈上给太医院备份的自然是给宛昭仪开的保胎滋补方子。欧阳箬拿了方子，看了一眼，便叫鸣莺拿了东西去打赏，秦太医看了看，默默收下了，才告辞了出去。

宛昭仪见他走了，才转进来对欧阳箬问道：“怎么样？这个人还是挺老实可靠的。”

欧阳箬笑道：“不错，看秦太医年轻有为，言语诚恳，是个可靠之人。”

欧阳箬在浣碧宫里待了一会才出来。回到了宫中拿了方子给德轩看，德轩看了下，点点头：“奴婢只略懂药理，但看这方子却是不错的。不过为了防有错，奴婢还是拿给赵先

生看看。”

欧阳箬微蹙了眉道：“赵大先生是何等人物？你这般冒失前去问，岂不是自找不自在。恐传到皇上耳朵。”

德轩躬身道：“娘娘多虑了，奴婢就是正大光明地去问，并不碍的，只说是在宫外叫人开的方子。再说赵大先生如今不太理政事，只与一千名士闲人饮酒斗诗，悠闲得很。”

欧阳箬这才点点头，叹了一口气：“他满腹才华，倒是可惜了。”

德轩犹豫了一下，才轻声道：“奴婢窃以为，这才是赵大先生明哲保身之道。”他说了一半却不往下说。

欧阳箬猛地醒悟过来，赵清翎乃是惊才绝艳之才，他能辅佐楚霍天登位，平定王皇后与国丈一党叛乱，这等魄力若是有了大展身手平台必成权相也。他何等聪明世故，等楚霍天一登位，固辞权职，散去一身的富贵，只日日悠闲游荡，这样楚霍天便不会再忌惮他。

“赵清翎先生，真是神人也。”欧阳箬一叹，这才放心让德轩去了。

宛蕙进来，见欧阳箬在出神，笑问道：“如今娘娘也该放了心了，这秦太医真的是个良医呢。说不定真的能一举得子。”

欧阳箬回过神来，淡淡笑道：“姑姑，我想的不是这个。”

宛蕙奇道：“那娘娘想的是什么？”

欧阳箬素手点上茶水，轻划几笔，宛蕙趋前一看，上面只淡淡四字“收为己用”。

欧阳箬随后手轻抹去，桌子上只余几点水渍，再也了无痕迹。

楚宫的冬季就这般缓慢地一日日过着，整个楚宫因得楚霍天在朝堂外边一日紧似一日的肃贪腐之风而变得气氛诡异起来。几位妃子家里的多少都有受到波及，有的被家里撺掇着向楚霍天求情，但最后都是被楚霍天狠狠地责罚了。放眼看去，便是欧阳箬的花延宫最是宁静，因此楚霍天便常常留宿在她宫中。

日子一天天过去，年关将近，整个楚京因春节将近也染上了不少喜庆之气。初冬下了几场大雪之后，却是停了好长一段时间未下过雪，而日近隆冬，有经验的老人们都说，在年关之时，定是有一场大风雪，瑞雪兆丰年！

楚帝在宫中开了几场宴席，一来犒劳有功的将军大臣，二来便是借此拉近与群臣的距离。因之前的肃贪腐中，着实是惩治了不少重臣，一时群臣战战兢兢，气氛压抑。若借此机会，倒是可以使惶惶的人心又归拢起来。

已近了年关，宫里热闹了许多，宫人们早早地除了尘又贴了对联。花延宫也不例外，欧阳箬吩咐了德轩给宫人们各封了大大的红封，当做是这近半年的辛劳的补偿。

底下的宫人都乐得很，香叶嘴甜，笑着领了红封才道：“奴婢看各个宫里就我们娘娘最好，其他几宫姐妹都羡慕得紧呢。”

欧阳箬抿嘴一笑，点了她的额头：“当然好了，活少赏银多，可不乐坏你们了。”

其余宫人都笑了。

欧阳箬等她们散去了，才慢慢收回笑容，细思了下才对宛蕙道：“姑姑如何看的呢？”

鸣莺也快十六了。以她这年纪，普通女孩子早就嫁人了。姑姑看是不是……”

宛蕙正在一边记着账，闻言沉吟下才道：“也是，不过娘娘若少了她，也找不出别的丫头代替她了，是不是再缓一两年？”

欧阳箬蹙了秀眉犹豫道：“再缓个一两年，恐怕只能做人家的小妾了，这……”

宛蕙苦笑道：“难道娘娘还想替她寻个能做当家主母的？我们华地来的人在楚地便是矮人一等。”

欧阳箬心中亦是烦恼，想好的一些计较却无法再说出口，只得道：“那再看看吧。”

她顿了下才道：“前些日子皇上说到我位份之事，他说想换个干净的宫给我们住，趁过年大家喜庆，再提一提我的位份，便无人能说什么了。”

宛蕙听了并无诧异，只道：“那娘娘怎么想的？”

欧阳箬沉吟了下，纤细如玉色的手捏了那雕百合云雀象牙梳子，一下一下地敲着那檀木镶金边妆台，叹了一声：“姑姑又不是不知道我巴不得远离是非，只是这花延宫实在太偏了，我就应了皇上先换个宫住下，位分之事等过完年再说罢。再说过完年，选秀便要开始了，若是叫新人见了我住得偏僻，又指不定怎么笑话我们这宫呢。在这宫里该争的也得争一争才是。”

宛蕙听了自然无异议，静静退了下去。

欧阳箬从怀里掏出那张看了几次的药方子，又细细看了一遍，才就着烛火烧了。

隆冬时节最宜进补，她是该好好调养下身子了。

宛昭仪林氏再过一个月余便要临盆了，皇后赵氏命柳国夫人为她准备生产事宜，柳国夫人倒做得十分完全，单接生的嬷嬷就选了五个，叫宛昭仪一一过了目，还有奶妈、姑姑等一千人等也都挑身强康健，无一丝病色难看之人。饶是如此，宛昭仪亦是不放心，偷偷叫欧阳箬一起参详。

宛昭仪握了她的手道：“若那日生产，我想欧阳妹妹能伴在我身边，这样我心也就安了不少了。”

欧阳箬点点头，两人又说了一会话，欧阳箬才悄悄地回去了。

到了除夕那日，一早楚霍天便带着皇后等诸妃嫔与大臣去太庙祭祖。祭祖大典隆重而繁琐，楚霍天身穿明黄色绣五爪金龙龙袍，脚登同色明黄滚金边绣团云龙靴，头戴珍珠冕冠，身上玉带修身，真若神人一般。皇后一件刺红色摆尾凤服，上面绣着九凤呈祥，金冠玉簪，手持一把翡翠玉如意，跟在楚霍天身边，她身后是一队长长的后宫妃嫔队伍，一路浩浩荡荡前去太庙。

祭祖大典整整花了一个上午，欧阳箬与众妃子因不是正室只能在太庙外等候，有几个妃子因早上吃得少早就饿得头昏眼花，几乎撑不住要昏倒了，却又不敢动。好在两位有身孕的宛昭仪与玉充华没来，不然这折腾一个早上可够呛的。一天就这样纷纷扰扰地过了，到了夜里还没有宫宴，分外庭与内庭，外庭自然是楚霍天主持，内庭便是宴请一些皇

亲内眷。

整个楚宫一片歌舞升平，欢声笑语，往来的宫人来去匆匆，都忙得不可开交。到了亥时一刻，楚霍天又带着文武百官众妃内眷一起到城墙上观烟火。城墙上寒风凌厉，却吹不散人们的热情，城墙底下是如海潮一般的平民百姓，在这除夕之夜，听得皇上要与民同乐，一起守岁，楚京里的老少都在那方广场上等着一睹圣颜。见楚霍天出现在高高的城墙塔楼之上，山呼海啸般的三呼万岁声席卷而来。欧阳箬站在城墙的一侧，看着那万人中央的楚霍天。

冕冠珠帘后的他，远远望去容颜恍惚，怎么也看不清楚。

可是他一定是骄傲的吧。如今这楚国天下都是他的。这锦绣万里江山都是他的，连着华地二十六郡，大好河山。底下的百姓依然山呼着万岁，顶礼膜拜，一声一声……

楚宁和二年就这样到来了。

新年第一日，照旧例便是向皇上皇后请安，虽然前一夜因守岁众妃嫔都比平日晚歇息，但这大年初一的请安拜年却无人敢怠慢。欧阳箬的花延宫较偏远，于是她便早早起了身，让宛蕙与鸣莺等几个丫头一起帮忙收拾齐整了。

她今日挑了一件绛紫色薄棉百褶长裙，面上用浅紫色丝线细细绣了暗纹罗兰花样，绣线中又间杂着银丝，行走晃动间隐约有闪闪的微芒十分耐看，领口为翻领，边上细细缀了一圈雪白的雪狐毛，雅致无双。一头如墨的长发梳了半翻髻，但却在两鬓各拨了一缕发，用刨花水梳得半贴了面，十分飘逸，头上只简单缀了一只金步摇，又上了各色珍珠花钿，淡雅又不让人觉得过于素净了。因她只是小嫔，手指上套了银护甲，上面缀了几色宝石，却也耀眼。面上再匀个淡妆，便成了。

欧阳箬对着一面大的菱菱花葡萄铜镜，细细看了并无不合宫规之处才放了心。披上一件绯红色缎面轻裘披风，她看了看天色还早，便上了肩舆，一路往中宫而去。到了那边却发现自己并不是最早的。在主位左边，是柳国夫人，她一身玫红色宽百褶长裙，上面用金丝银线细细绣了百鸟闹春图，花样翻多却又巧妙地错开，并不显得累赘，远远看去十分雍容华贵。

欧阳箬赶紧上前给她请安拜年。柳国夫人笑吟吟地上前扶起她道：“欧阳妹妹越发标致了，看得做姐姐的我是又羡又妒呢。”

欧阳箬忙笑道：“柳国夫人别取笑嫔妾了，柳国夫人一身华贵，嫔妾实在是不敢与之相比。”

柳国夫人抿嘴一笑，手搭上她的胳膊往前走，手指上套着的金护甲上镶嵌着猫眼绿宝石，乍一看闪着碧幽的光泽，似眼一般。欧阳箬不敢与她并肩，只好僵着胳膊引她到位置上坐了。

柳国夫人拉了她坐在身边，欧阳箬连称不敢。她作势微嗔道：“这时候还早，妹妹就且坐一坐，还怕了她们几个不成？再说，妹妹要升上来还不是早晚的事，先坐一坐打什么

紧？”

欧阳箬只觉得心里一凉，只得干笑道：“柳国夫人说笑了。”

这柳国夫人果然话里有话，实在令人费解。

柳国夫人转过脸来笑道：“对了，前些日子宛昭仪来找我商议她临盆之时想叫你去帮衬下，我也想找个妥帖的人去照料她，不然那些下人粗手粗脚的，本宫不放心。”

欧阳箬心有疑惑却道：“回柳国夫人的话，宛昭仪娘娘说第一次生子心中还是不安，想找个熟悉之人在一旁照料。嫔妾不才只好应承了下来。”

柳国夫人一笑，眉眼弯弯十分温柔模样只连连道：“欧阳妹妹在就好了，到时候那些下人就交给你去吩咐了。”

欧阳箬连忙应了。二人说了一阵话，欧阳箬才退回自己的位置上。

过了一会，众人都齐了，皇上与皇后也出来了，三呼万岁之后，楚霍天照旧例按位份品级赏赐了不少东西下去。

皇后见众人喜气洋洋，忽然缓缓开了口：“今日新年第一日，本后为讨个喜庆，算好了时日，想将几位姐妹的宫挪一挪，因再过四个月，新人便要入宫了，到时候就怕人多，不够住。”说着她便着身边的小内侍念了手中的锦面小册。

玉充华因有孕，便搬过去浣碧宫与宛昭仪同住，说是一应照料方便云云，欧阳箬也搬到云香殿，其余几位夫人并无改变。欧阳箬不知云香宫是在何处，却看见几位妃嫔眼中射出妒忌之色，想来定是不错的。

皇后见小内侍念完，又受了几位的礼才道：“这样处置是为了迎新人人宫，几位宫中主位的也要好好准备下，下人该教导的一定要教导好。”

她说完底下妃嫔皆称是。欧阳箬因昨夜未睡好，今早又太早起身，便神色倦怠。楚霍天在主位上话并不多，都由皇后一人说了，他淡眼扫过底下众人，到了欧阳箬面上略停了停，忽然道：“今日就到此吧。昨夜守岁也都累了，早些回去歇息。”

皇后有些诧异，顿了顿才道：“也是，都退下吧。”

众人退下了，欧阳箬与宛昭仪携了手一路去了。

欧阳箬想起方才与柳国夫人的话，轻声问宛昭仪道：“姐姐去找了柳国夫人了？”

宛昭仪眉间忧色深重，握了她的手道：“是，不过我没明说，只说第一次生子忧虑甚重。她那般聪明，自然会明白。”

欧阳箬心里叹道：“姐姐且放宽心事吧，生龙生凤还不一定，先别自己吓自己了。”

宛昭仪闻言拉了她快走几步，将身后的宫人都远远地撇下了才神秘地道：“秦太医看过了，是龙子。”

她说这话的时候将欧阳箬的手捏得紧紧的，几乎渗出汗意来。欧阳箬大惊，在楚宫中是不允许为怀孕的妃子断龙胎性别的。

“林姐姐可不是病魔了？万一被人知道了……”欧阳箬脸色有些发白，她知道有些人医术精湛是可以断人腹中胎儿性别的，只是很少医者会这般做，只因为很多人相信这是

泄露天机，会遭天谴的。

宛昭仪见前面有个小亭子，拉了她走了进去，低声道：“我也是求了他好几次，他才肯给我看。而且我还立了誓，他才勉强帮我看了。”

欧阳箬顿时无语，叫了宫人拿了软垫放在石凳上，扶了她坐下。

宛昭仪看了看远处的重楼高阁，朱墙翠瓦，轻叹了口气，忽然又笑道：“欧阳妹妹放心吧，我会好好地过下去，我还要看着我的孩子一点一点长大，会说，会笑……长大以后生育女。想想这些我就有勇气继续下去。”她说完爱怜地摸了摸肚子，脸上浮现慈和的微笑。

欧阳箬看着她，猛地触动自己的心事，更是无言。

此时，路上走来几个小内侍，走到亭前道：“内务府请柔娘娘娘去一趟，说是换了宫，宫女内侍挑几人过去伺候，请娘娘移玉步过去看看挑些合意的。”

欧阳箬只觉得有些奇怪，便问道：“怎么这般快，皇后不是说等元宵过后再合计迁宫事宜？”

那内侍似早有计较，只道：“内务府总管公公说了，那些宫人还需调教些时日，请娘娘先选好了，再逐一训导。”

欧阳箬想了想也在理，便别了宛昭仪叫了宛蕙等宫人一起跟他们走了。

欧阳箬由他们领着，走着却不是内务府的方向，而是两边渐渐出现不曾见过的陌生景物。她心中一凛，住了脚喝道：“你们带本宫去往哪里？这可不是去内务府的路。当本宫好欺瞒的主吗？！”

宛蕙闻言也警惕地四处看看。

那三四个小内侍面面相觑了下，回头见欧阳箬脸色阴沉，不由跪下颤声道：“奴婢不敢，奴婢是带娘娘往云香宫去，那边有人在等着娘娘……”

“那人是谁？”欧阳箬缓了面色继续追问。

“奴婢不敢说，娘娘恕罪啊……”小内侍苦着脸不停磕头。

“娘娘，奴婢看他们也不敢使什么鬼主意，我们且去看看。”宛蕙见他们似有苦衷，又见是青天白日谅他们不敢装神弄鬼，才对欧阳箬如此道。